

梅娘

小说
散文
集



张泉 选编 北京出版社

7217.2
88

梅娘

散文小说集

0



张泉 选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8

ISBN 7-200-03224-7

I. 梅… II. ①梅… ②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
集-中国-现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718 号

梅娘小说散文集

张泉 选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00000 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00-03224-7/I·467

定价:28.00 元



梅娘，原名孙嘉瑞，
长春市人，1920年生。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
学重要的作家之一，与张
爱玲一起被人们誉为『南
玲北梅』。1995年5月摄
于美国的佛罗里达。



上：青年时代的梅娘。
1944年11月摄于南京。
下左：1944年在北平
出版的《蟹》。



上左：1968年冬，梅娘带着两个女儿
摄于台湾日月潭。

上右：1962年秋，梅娘带着两个女儿
和儿子摄于北京。

下：1986年10月，与女儿柳青摄于泰
国曼谷。





上：1983年夏，与《赵树理评传》作者、日本驹泽大学教授釜屋修在一起。

下：1991年9月，在长春『东北沦陷区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梅娘（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岸阳子在一起。

序

张中行

记得是四年以前，我写了一篇《才女·小说·实境》。才女与小说、实境三足鼎立，重点当然是说才女，因为其下触及小说及实境，不过是说，才女，小说中容易找到，实境中却难得面对而亲近之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呢？年来记忆力已经下降到如司马温公之“旋踵即忘”，不记得，也就只好不问原由。单说关于才女，也应该算作“天命之谓性”吧，生为男身，除了修不净观真有所得的古德以外，推想都是愿意面对而亲近之吧？我是常人，也就不能不行“吾从众”的圣道。只是可惜，上帝吝嗇，虽然在使徒的眼中全知全能全善，却未想（也许竟是未能）多生些才女，这是就大范围说，缩小到小范围的己身，还要加上未想给我一些面对而亲近之的机会。这就使我陷入一种两面夹攻的境地，一面是有所欲，另一面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书呆子惯用的补救之道是拿起笔作白日梦，上焉者如汤若士，自己的陋室中没有杜丽娘，却可以造一个。我在这方面也是只能甘居下游，造，无力，就写几千字，重复一下难得忘怀的如谢道韞、李清照、柳如是、顾太清等的大名。或曰，如此锲而不舍，是

想筑金屋藏之吗？答曰，古人，不可能，可以放过不管；就是今人，我也只能说，非不愿也，乃不敢也。

这不敢，还可以举实例证之。又不得不缩小范围。先缩到限于能写的，因为不紧握这个具体标准，一女当前，上看桃花之面，下看寸半之跟，辨别“才”还是“不才”就太难了。接着要缩到年龄、地位等都既可望而又可即的，有此一缩，就可以把林徽因、苏雪林等人赶到视野之外。话休絮烦，还是由正面说吧，是40年代前期，世说“南玲北梅”之时，我曾短期住上海，长期住北京，如果有我的老友孙玄常兄的多叩名人之门的雅兴，就不难找到机会，到张爱玲和梅娘的闺房里去坐坐，至少是创造个曾与才女面对的经历吧。不幸是“想得多而做得少”的旧习不改，或者兼有心病，是想到名人，尤其女名人，就“怕”从中来，总之是良机失去，说悔也无济于事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转为说“来”，南玲北梅的情况就有了大分别。南玲是漂往“彼岸”，我无般若，也就不能波罗蜜多，住此岸而望彼岸，自然就不再有一面之缘。北梅呢，政局和社会都动荡，由40年代后期起，至少是在我的知见中，她的声名消失了。本来就没有交往，又时间长加自顾不暇，几十年来，我可以说是把她完全忘了。万没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一次与老友李景慈兄闲谈，才知道她不只健在，而且住在北京西郊。可以推断，她也老了，非复未语先羞之时，无妨见面谈谈吧。这一次破例，有所想就真做，而不久她就光临寒舍，有景慈兄在座，你一言我一语，谈了很多。多的结果是增加了对她的了解，主要是三个方面：坎坷的经历、为人和文学方面的成就。

回到40年代前期，她文名煊赫之时，她的作品，主要是

小说，我总当看过一些吧，只是印象都模糊到等于空无了。可是才女这顶帽子力量依然不减，比如张爱玲，人由离开本土到离开这个世界，作品反而走红，报刊印零星的，出版社印成本的，有的送到我眼前，就还是想看看。梅娘作品的温度尚还没有那样高，近一个时期，我只是在张泉先生的大作《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中看了一下对她的评介，算是概括地重温一次这位才女的成就。概括，比喻为口腹之欲，只是看《随国食单》，不能满足，要吃端上桌面的。听说近些年来，有些选本收了她的作品，我精力日下，杂览只能是守株待兔式，而兔竟是未来，所以想看而未能看到。

事有凑巧，是前十几天，已知其名并有一两面之识的张泉先生登门，送来一本书的校样，说是他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先给我看看。起因之一是他知道我想看，之二是我的序文小铺还没竭业，希望我有兴致也写几句。写是后话，之前是看。张泉先生是研究梅娘的专家，这“专”从目录上也可以看出来，40年代前后，梅娘二十岁上下，才气横溢时期的名篇都收了。我选一些看，兼算作温半个世纪前的旧梦，感触不少，也就真想说几句。理论上，说可以大举，甚至成为“——研究”。我不能走这条路，因为那是“挟太山以超北海”。幸而这研究式的介绍，张泉先生已经做了，那是附在选文后的一篇《梅娘：她的史境和她的作品》，谈得面广而意深。我就轻，可以偷懒，重，可以藏拙。但序文的任务是不能推卸的，怎么办？未大急也能生智，于是想到大人先生之上讲台，内容未必丰富而无妨排列几个条条，干脆，我也来几个条条。但要先声明，这都是来自实感，并非

应付公事。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论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实感之二是，她不愧为“北方之强”，遇多种不如意不是感伤落泪，而是有毅力改，以笔为刀兵，奖善惩恶。能够这样，所以作品有具体时代的社会意义。实感之三是，以小说而论，题材，情节，发展变化，以及描摹的一言一笑，一草一木，都能于常中有变，平中有奇，突出主旨而又合情合理。我个人以为，才女的才情，尤甚明显地表现在这个方面。还可以加个实感之四，是语言或文笔，能够求绚丽而不忘平淡，求丰腴而不忘简约，就作者是个既女而又年轻的人说，也是颇为难得的。总之，因为以上这些特点，出版这样一本书就成为很有意义的事，轻些说是供应一些有价值的读物，重些说是为现代文学史填补一些缺漏。

有的人也许要说，沦陷区，敌伪统治之下，也有值得记上一笔的作品吗？沦陷，不光彩，诚然，但是也可以问一问，这样的黑灰应该往什么人脸上抹？有守土之责的肉食者不争气，逃之夭夭，依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把“气节”留给不能逃之夭夭的，这担子也太重了吧？所以远在一千年前，花蕊夫人就有“十四万人齐解甲”之叹，花蕊夫人，有高位之人也，也只能叹一声，平民小姑娘又能如何！所以肯拿笔呐喊几声，为不平之鸣，终归是值得赞扬的。

1997年“五四”于元大都健德门外

目 录

序 张中行 (1)

第一辑 小说

傍晚的喜剧 (短篇)	(3)
蚌 (中篇)	(13)
鱼 (中篇)	(75)
蟹 (中篇)	(111)
侏儒 (短篇)	(193)
黄昏之献 (短篇)	(211)
阳春小曲 (短篇)	(224)
春到人间 (短篇)	(233)
旅 (短篇)	(244)
雨夜 (短篇)	(250)
小广告里的故事 (短篇)	(268)
动手术之前 (短篇)	(278)
行路难 (短篇)	(288)
小妇人 (长篇, 未完)	(296)

双燕篇.....	(296)
夜行篇.....	(306)
姐弟篇.....	(319)
西风篇.....	(335)
白雪篇.....	(353)
异国篇.....	(367)
话旧篇.....	(379)
夜合花开(长篇, 未完)	(394)

第二辑 散文

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	(511)
为什么写散文.....	(513)
佛像画册与松本妈妈	
——喜读《戴草笠的地藏菩萨》.....	(514)
草原记行.....	(518)
云南之旅.....	(528)
春城游.....	(538)
留得春意在.....	(543)
选择.....	(544)
正定怀古.....	(546)
迎春新意.....	(550)
人家尽枕河.....	(552)
赵树理与我.....	(554)
“打边炉”	(556)
写在《鱼》原版重印之时.....	(558)

远山博士的遐想.....	(570)
一段往事	
——回忆赵树理.....	(574)
霜叶红于二月花.....	(578)
“知音”寄语	(581)
绿的遐想.....	(586)
寒夜的一缕微光	
——《小姐集》刊行 52 年，	
祭宋星五先生兼作选集后记.....	(588)
长春忆旧.....	(591)
纪念田琳.....	(594)
情到深处.....	(597)
我与张爱玲.....	(600)
萧红笔下的女人.....	(602)
梅娘：她的史境和她的作品	张泉 (607)

第一辑

小 说

傍晚的喜剧

小六子在厨房里烧炭，紧烧炭也不红。豆大的汗珠子顺着瘦削的小脸往下淌，滚到脖颈处汇成一条条小河，沿着敞着的布衫领子流到了脊背上，像蚯蚓似地爬来爬去；闹得小六子嗓子眼发干，心窝里发燥。越发燥，炭就越不见红，气得小六子甩了口唾沫，唾沫粘在灶堂对面油腻腻的碗橱上面，成了个耀眼的大白点，白点四周还拉着细细的吐沫丝。

“活像个王八盖子，真真切切的是个王八盖子。”小六子把枯柴似的小手指头沾了口唾沫，在适当的地方引出个王八头，然后敲着王八盖子，拍得唾沫咕唧、咕唧响，嘴里不敢骂出声，心里却骂着：“打死你个活王八，你这软盖的活王八。”

其实，什么是软盖的王八，小六子并不明细。只因为这是内掌柜骂掌柜的一句口头禅，他也就顺口骂出来了。这么骂，似乎出了一口恶气，究竟该骂掌柜，还是该骂内掌柜，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心里憋的慌，骂骂痛快就是了。一想到内掌柜，小六子猛然记起自己正在烧炭，赶紧转到灶前。炭已经烧过了头，挂着一层白灰。小六子吓得心头突突乱跳，把炭拣出来，稀稀疏疏，不过刚刚铺严了熨斗底儿。内掌柜正